



内蒙古
当代文学
丛书

扎拉嘎胡中篇小说选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内蒙古当代文学丛书

扎拉嘎胡中篇小说选

87
I247.5
2305

3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B 387982

内蒙古当代文学丛书编辑委员会名单

主任委员 乌 恩

副主任委员 刘云山 苏尔塔拉图 扎拉嘎胡

委员 云照光 珠岚 敖德斯尔 安柯钦夫 葛日乐朝克图
焦雪岱 巴·布林贝赫 孟和博彦 张志彤 张长弓
拉布坦 占布拉 李可达 曹都必力格 丹必扎拉森
齐·莫尔根 时家铨

ZHALAGAHUZHONGPIANXIAOSHUOXUAN

扎拉嘎胡中篇小说选

内蒙古当代文学丛书编委会编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82号)

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 内蒙古新华印刷厂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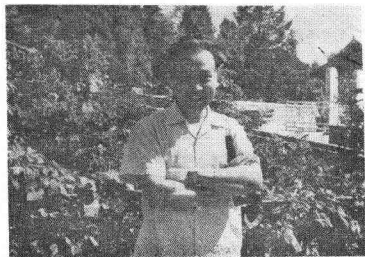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2.625 字数:314千 插页:5

1986年8月第一版 1986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册

统一书号:10089·859 每册:2.45元

BK52/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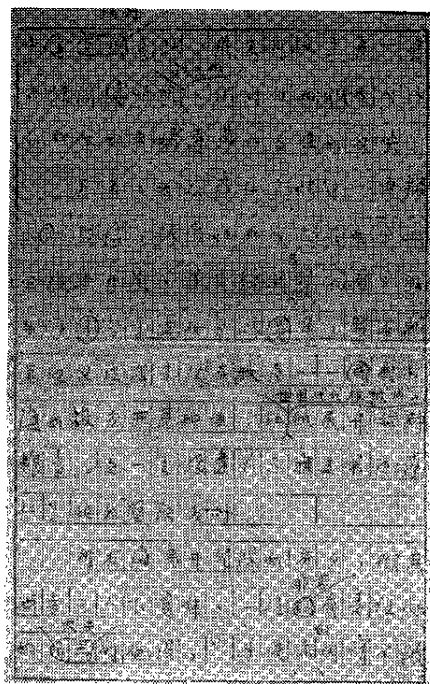
作者近照

作者小传

扎拉嘎胡，蒙古族，1930年生于内蒙古科右前旗斯力很村。幼年在家乡读小学，就爱好文学。解放后，先后在乌兰浩特师范学校和扎兰屯工业学院读书。1947年参加革命，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1年发表了第一篇小说《一朵红花》。接着，在各种刊物上连续发表小说、散文、游记。1956年新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短篇集《小白马的故事》，作家出版社出版了中篇小说《春到草原》。1957年他的短篇小说《悬崖上的爱情》遭到批判，因此受到各种处分，尽管如此，他仍然没放下手中的笔，1959年作家出版社又出版了他的长篇小说《红路》。他的作品，有的被收到全国优秀作品集子里，或译成各种文字、介绍到国外读者中去。

1961年他入内蒙古大学文学研究班学习，结业后调内蒙古文联从事专业创作。他到包钢深入生活近一年，1965年写出了长篇小说《草原雾》，原定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因文化大革命开始，被迫停止。作者接着也遭到了种种迫害。

“四人帮”粉碎后，他的《草原雾》于1983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他勤奋创作，几年来又陆续发表了《嘎达梅林传奇》、《三十年的爱与恨》、《遥远的草原》、《滇南行》等十余篇（部）小说、散文。在创作上，他不知疲倦地向文学高峰攀登，是我国当代的一位优秀蒙古族作家。



作者手迹

出 版 说 明

为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暨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四十周年编辑出版的这套《内蒙古当代文学丛书》，是迄今对内蒙古文学发展的一次最大检阅，是展现内蒙古四十年来文学创作成果的大观，是向这两个具有历史意义的节日的隆重献礼。

四十年，只是历史的一瞬，而对内蒙古的文学事业来说，则忠实地记录着一个开创性的崭新时代。内蒙古是我国最早实现民族区域自治的民族自治区。她在一九四七年五月一日成立以来，在党的民族政策的光照耀下，内蒙古各族人民不仅在政治上实现了当家做主，而且在经济上，文化上正在逐步摆脱贫困和落后状态。伴随着自治区社会主义建设各项事业的飞速发展，在文学创作上也取得了显著成绩，呈现出空前繁荣的喜人景象，产生了一支由蒙、汉、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回、满等各兄弟民族作者组成的文学队伍，出现了一大批反映各个历史时期人民生活 and 斗争的优秀作品，并以其独特的民族特点和地区特色，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好评，在国内外产生了一定影响。

列入《内蒙古当代文学丛书》蒙、汉两种文字出版的作者，既有驰誉国内外的文坛耆宿，也有崭露头角的艺苑新秀，还有在党的三中全会以后蜚声文坛的中青年作家。丛书煌煌六十余卷，洋洋千余万言，可以说是我

区文学佳作的荟萃和精华，所展现的壮观阵容，确实可以载入内蒙古的文学史册，同时，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文艺百花园中一束绚丽多姿的奇葩。

出版这套丛书，对繁荣发展我区的社会主义文学事业具有很大意义。回顾过去，总结现在，是为了将来更大的发展。我们的前途是光辉灿烂的。可以预期，在党的领导下，内蒙古的文学事业，必将进入一个新阶段，开创出空前繁荣的新局面。内蒙古的各民族作家必将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为建设四化、振兴中华，为伟大祖国的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发展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

目

录

三十年的爱与恨.....	(1)
嘎达梅林传奇.....	(46)
春到草原.....	(242)
达那巴拉与金香.....	(352)

三十年的爱与恨

一

一九五七年初夏的一天，那木海从草原腹部地带的一个小车站走出来，抬头望着与南方鱼米之乡截然不同的北方绿野荒山，他童心萌生，展开双臂，做出紧紧拥抱的姿态，深深地吸了一口故乡的空气。他手里提着给萨仁高娃、义德尔和乡亲们带的一些南方特产，沿着一条土路，缓步走向他生长的地方——白彦花草原。

一路上，那木海的心里难受和喜悦同时翻腾。难受的是，他离开了热爱的部队；喜悦的是，他还有精力为党工作。在跟随四野南下和解放南海的小岛屿中，他受轻伤五次，重伤两次。最后这次伤势显示，他身体已不适宜在部队工作，于是这位荣立三次特等功的功臣，决定回到他的故乡工作。

他本想直接到S盟委报到，可他途中临时变计，想先到故乡亲朋之间看一看，顺便听听故乡的人们对义德尔和萨仁高娃的反映。

近来，他连续接到萨仁高娃的几封信，诉说她和义德尔的分歧已经公开化、尖锐到水火不容的地步了。主要分歧是，S盟委副书记义德尔主张在牧区——也就是在那木海的故乡，大面积开

荒种地：让牧场变农田。这一主张，遭到了U旗委副书记萨仁高娃的坚决反对。

那木海离开部队的前夕，全面检查了身体。一位有责任心的军医对他说，为使他的内伤不进一步恶化，至少五年内别结婚。那木海看出军医是一片诚意。他痛苦了一星期，最后他下决心听从军医的忠告。他进而产生了独身一辈子的念头。要这样，萨仁高娃会怎么样呢？

是的，一个女同志，还有什么比她的青春更为可贵的呢？而她却为那木海牺牲了宝贵的青春！那木海很清楚，萨仁高娃是不会轻易同意解除婚约的，因为她曾多次提出过结婚。不久前，她还想到南方前沿部队办婚事。突然的拒绝，就是对她致命的一击！可他不这样，又有什么办法呢？

她实心实意地等了他十一年。如今她已经是三十七岁的老姑娘了。在这十一年中，两个人把为信仰而奋斗的精神，看做高于生命、高于爱情。为革命为事业，他们俩南征北战，戎马倥偬，把青春年华无私地献给了祖国。四年前，他们终于约好要结婚，那木海正准备动身北上，南海前沿部队的领导，让那木海率四名有经验的侦察员潜入敌岛进行侦察。那木海毅然从命。他圆满完成任务回来时，萨仁高娃却又到苏联访问去了。就这样，他们的婚事一年又一年地拖了下来。从青年时期开始的恋爱到了中年还没完婚，这在人的一生里不能不说是个遗憾，但两个人的共同志趣又大大地弥补了这件憾事。

如今那木海又考虑起让萨仁高娃和义德尔结婚的事了。义德尔的妻子，去年因病故去。在那木海看来，唯有他的挚友义德才配得上这位心地善良的姑娘。他自己决不是什么禁欲主义者。象他这样的身体条件，与萨仁高娃结婚后，不可能给她什么幸福，倒是会带给她一系列痛苦的。为自己暂时的欢乐，去毁灭爱人的一生幸福，那是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的道德所不允许的。

他决心一辈子不结婚了。他要专心致意地为党为人民工作，有多少热发多少光就是了。

他坚信，义德尔是会爱萨仁高娃的。眼下要尽快解除义德尔和萨仁高娃之间的分歧意见，好为他们俩的结合打下基础。

他们三个人的友谊是在血与火中建立的。

一九四五年秋，苏联向日本帝国主义宣战了。苏联红军首先向侵占中国东北、内蒙古地区的日本关东军发动了进攻，他们的侦察机、轰炸机不断地从王爷庙^①上空呼啸而过。

为避免战乱，王爷庙蒙古族学校的学生们开始纷纷外逃。他们不约而同地拥挤在一条通往蒙古农村的山路上。逃难的第三天，在一个狭长的山谷里，学生们与蒙古士兵相遇^②。此时，四架苏联红军轰炸机追踪过来，向蒙古士兵集中点猛烈的扫射、投弹。“男高”学生们很快疏散在高粱、玉米地里了，唯有“女高”学生们抱成一团，叫苦连天。

率领“女高”学生逃难的教员萨仁高娃，在震天撼地的爆炸声中，拚命地呼喊着冲向她的学生时，两架飞机对准她轮番扫射。萨仁高娃眼看就要丢命而自己还没察觉到，这时，一位蒙古士兵跑过去，把萨仁高娃推进坑里，用他健壮的身体掩护了她。在浓烟烈火和气浪的冲击中，萨仁高娃失去了知觉。她醒过来，看见她的学生全都逃散，身旁边躺着几具肿大了的尸体，还发觉有一个男人死死地压在她身上。纯洁女性的本能促使她一骨碌从男人身下钻了出来。她起身一看，压在她身上的男人下面有一滩血。她才明白，他是为救自己而牺牲的。当她再仔细一看，这人还喘着微弱的气。她便动手给他喂水、喂炒米、包扎伤口，又从尸体旁拣来毡子和毯子，扶他到了山洞里。萨仁高娃这才知道，

①王爷庙：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成立后改称乌兰浩特。

②蒙古士兵：日伪时期招募的蒙古士兵。

这位蒙古士兵叫那木海，是农业大学毕业后服兵役的。他们萍水相逢，互相依靠着：渴了，喝山泉水；饿了，烧玉米、黄豆和土豆。他们俩在山洞里熬了三天三夜后，来到山后的村庄，住在一位蒙古老大爷的家里。那木海吃了十剂蒙药，外敷两次蒙药后，伤口很快愈合了。

一天夜里，他们住的这个村庄，突然遭到从伊尔施那边溃退下来的日本关东军的袭击。在洗劫村庄的枪声中，他们俩被冲散。失掉那木海的萨仁高娃在失魂落魄中，又遇上了自称是那木海挚友的义德尔。义德尔长得眉清目秀，仪表堂堂。第一眼就给人一种胜过那木海的感觉。萨仁高娃经过一番了解，确信义德尔是那木海的挚友后，便同意与义德尔和另外几名逃兵结伴寻觅那木海。

他们经川滩、盆地、溪流和湖泊，一路风尘来到了王爷庙，在喇嘛庙的藏式房里见到了已经参加革命组织的那木海。在那木海的动员下，萨仁高娃和义德尔也参加了革命组织。那木海以他的胆识和热情，担任了“环节干部”，义德尔是他的副手，萨仁高娃是他们的干事。

那木海深深地爱上了萨仁高娃，但同时他也发现义德尔也爱着萨仁高娃，萨仁高娃也似乎爱着义德尔。是的，借职务之便，抢自己密友的情人，那是伤天害理，是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的风化所不容的！对情义重如森波尔山^①的朋友轻情轻义，那就不如个四条腿！自此，那木海有意地为义德尔和萨仁高娃创造接近的条件。一九四七年四月，正当内蒙古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会议的时候，领导上分配义德尔做会议保卫工作。据情报，国民党已煽起部分蒙古军对共产党的仇恨，稍有不慎，蒙古军内部大有火并的危险。义德尔得知这情况后，以不熟悉蒙古军情况为由，请求调换任务。那木海接替了义德尔，并把他调到萨仁高娃的身边去工

^①森波尔山：蒙古族传说中至高无上的圣山。

作。一九四八年土改中，那木海又把萨仁高娃从自己身边调开，让她到义德尔的工作队里去工作。萨仁高娃不满地问：“那木海同志，你为啥老躲我？”那木海说：“我想让你更好地了解义德尔，因为义德尔很爱你。”萨仁高娃说：“我不会爱他的。”那木海问：“那你爱谁呢？”萨仁高娃说：“我爱你。”那木海说：“那你不是真正地爱我。我和义德尔是一个肺管上的两条脉，不分彼此。”

那木海率工作队开进山村后，突然遭地主武装包围，土改工作队部令义德尔率武装人员前去营救。义德尔没能及时赶到，那木海险些牺牲。萨仁高娃对此非常不满，对那木海说：“义德尔就是想从你手里抢到我，才不积极营救你。”那木海愤慨地说：“他要是这样，我再也不理这个猪狗不如的家伙。”当那木海前去质问时，义德尔说：“我是否象萨仁高娃说的那样，你再等上一星期，就会得到答案。”这次谈话后没过四天，义德尔与一名喀尔沁的漂亮姑娘结了婚。为此，那木海狠狠地批评了萨仁高娃。批评之余，他却也发现萨仁高娃真正地爱着他。不久，在义德尔的操办下，他们俩同意举办婚礼。就在举办婚礼的前夕，他们接到了紧急调令。为剿灭草原残匪，任命那木海为骑兵师副团长，义德尔为营长，并令萨仁高娃以小学教员的身份前去那木海的故乡开辟工作。那木海和萨仁高娃主动地推迟婚期，愉快地踏上了新的征途。

一九四九年春，我人民解放军进入了那木海的故乡——白彦花草原甘召庙地区后，得知地下工作者萨仁高娃，被溃退的国民党残匪用马拖走了。指战员和牧民都为即将牺牲的萨仁高娃流下了泪水。就在这万分悲痛的时刻，一位骑着雪青马的蒙古军官一手扬枪，一手举起马刀，策马冲向敌人的密集火网。没过十几分钟，那雪青马奇迹般地重又出现在大家的面前了。人们这才知道是骑兵师副团长那木海，舍身救出了奄奄一息的萨仁高娃。

第四天，那木海的骑兵部队编入四野，上级党委下令调义德尔和萨仁高娃留在S盟工作。部队开拔的前一天，那木海和义德尔一起喝酒，碰杯中，那木海说：“我把重病号萨仁高娃留给你了。”

义德尔说：“放心，有我就等于有你。”

二

那木海望着一别十年的故乡，往年在这个季节里，眼前这块诺干塔拉平原，该是草深花密了，可现在是满目荒凉、一片盐碱滩。过去绿草红花几乎能埋没牛羊，而如今车辙东延西伸、连个灰鼠都无藏身之地了。啊啊！故乡苍老了，满脸都是皱纹了。

那木海望着凄凉景象，好似当胸挨了一拳，半残废的身子感到有点木。他舔着脸上酸楚的泪水。

他走过诺干塔拉平原，来到一座丘陵顶上的甘召庙。在解放白彦花草原的战斗中，这座庙躲过没有眼睛的炮弹，完整地保留了下来。当时虽已解放，喇嘛们照旧诵经念经，有些善男信女，照例到庙里烧香叩头。这座庙在七七四十九个旗里盛名一时，凡学经学医的喇嘛，都到这里深造以后才能得到信誉。如今这座闻名中外的大庙已残壁破垣，老喇嘛们无影无踪，殿堂里的铜铸和泥塑的神像，断胳膊丢脑袋地横倒竖卧在枯树下了。庙院里拴满了耕牛、耕马，到处是草料末和牲畜粪。

那木海尽管不是佛教徒，但他对这座庙还有特殊的感情。在这茫茫的草原上，建造起这么个宏伟的大殿，不能不说是个奇迹。是的，这是蒙古族的祖先留给他们后代的珍贵遗产。他在远离家乡的海岛上，每想起故乡时，第一个飞入他脑际的是这座香烟缭绕、松柏参天的庙宇。

他望着残破的庙，感到心灵上的一颗明珠破碎了。他从破庙旁走过去，缓步过了一道岗，远远看见了他儿童时代放过牧的草

场。过去每到夏季，这里是绿浪翻滚的海洋，现在却是黄澄澄的沙丘了。在低洼地带是泡沫般的盐碱，突起的地方长出了稀疏的荞麦、玉米、高粱和苜蓿草。

横贯南北的查干河，每年夏季，它的两岸要引来众多的牛、马、骆驼、羊，如今这条河枯干了，河床也被黄沙埋没了。过去河两岸充满了花草的清香气息，如今却刮着酷热的风。

那些柏辛^①全变成了废墟，蒙古包不见了，那些父老兄弟们离开亲爱的卓斯郎^②，显然钻进了缺水缺草的白彦花山里了。

草原自然生态的变化，使人更难预测晴雨。骤然，浓云聚涌，没过多久，下开了暴雨。

一路劳顿、身心又受到过分刺激的那木海，被暴雨一浇，衰弱的身体支撑不下，终于晕倒在故乡的土地上了。幸被农田队的农民发现，抬到甘召庙，通知了U旗委和S盟委。

刚刚转业归来、被任命为S盟委常委、农牧部长的那木海，病倒在野外的消息，震动了S盟委和U旗委。盟委副书记义德尔亲自率领盟医院大夫，开着吉普车和救护车来到了甘召庙。旗委副书记萨仁高娃也坐着吉普车来了。曾被冷落多时的甘召庙，一时又成了要人云集的场所。

老英雄、新部长的不测事件，惊动了上下左右，上级机关来电慰问，原部队党委来电探询，最后报纸又发了一条消息。在现代化医疗条件下，经医护人员的精心护理，那木海第三天便出了院。

那木海出院后，再次到白彦花做了一次实地调查。今天，他拿着第一手材料，来到义德尔办公室，坐在黑皮面沙发上，喝着义德尔沏的滇红茶说：

“我这个盟委农牧部长，现在是来向你请示工作。别后的叙

①柏辛：用柳条、土木建造的房屋。

②卓斯郎：夏营地

述，慢慢来，可以吧？”

“你还是老脾气，不同意也得同意。”义德尔诙谐地说道。

“你指示开垦白彦花牧场，让牧民种粮食种草，对吗？”

“你肯定受了萨仁高娃的影响。不然，你直接跑到白彦花干什么？”

“我估计到你要说这话，所以我才没让萨仁高娃从甘召庙护送我到盟医院。目的是，不愿让你们互相猜疑。”

义德尔当初就看出了那木海的意图，沉思着没有说话。

“我住院期间，故乡来的人，没一个赞成开荒种地的。牧民搬到山里后，畜群发生了炭疽、疥癣，纯增率显著下降。我在农业大学学过土壤学，虽然丢了多年，但我还是懂得一些的。”

“你也不要看老黄历，没先例可以创先例，没经验可以创经验嘛。只要人想干，没有不成功的。”

前几天，那木海到父老兄弟中间时，他们一边抹泪一边用黑茶、炒高粱米来招待他。是啊，历来喝奶茶、吃炒米的牧民，这种吃喝法是史无前例的。他想到这里，流着眼泪说：

“你必须下令闭掉开垦的荒地。你没见牧场开垦后沙化碱化吗？你把牧民挤到山里，肉少了，奶不够喝了，他们现在吃什么、喝什么，你知道吗？你这里丢了骆驼拣了条绊索。”

义德尔笑着说：“你别听一面之词。”

“不是的。如果我们看着牧民受苦受难不说话，那我们就不该入党，不该当部长当书记。”

义德尔听到这里，心里一震。他主张开荒，是按领导意图办事。他从原盟委农牧部长晋升为盟委副书记，就因为他忠实地执行了领导的开荒指示。在执行中，尽管遭到了一些干部特别是群众的反对，但他都一一压了下去，唯独萨仁高娃例外。最近，他听到对开荒又议论纷纷了。前天，他不得不向指示开荒的领导汇报情况。在汇报中，他看出领导上对开荒毫无松动的余地，便不